

绝对关键

宋庆华 著



群众出版社

绝对关键

宋庆华 著

④ 群众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绝对关键 / 宋庆华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8. 6

ISBN 978 - 7 - 5014 - 5818 - 9

I. ①绝… II. ①宋…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04953 号

绝对关键

宋庆华 著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泰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

印 张: 10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6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5818 - 9

定 价: 39.00 元

网 址: [www. qzCBS. com](http://www.qzCBS.com)

电子邮箱: [qzCBS@sohu. com](mailto:qzCBS@sohu.com)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 - 83903253

文艺分社电话: 010 - 83901350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言

何不直抒胸臆写情怀

宋庆华

出生在并非天灾的“自然灾害”时期，野菜、树皮、观音土勉强糊弄肚子四五年，终于挺起皮包骨头的身板背起了黄布书包，一路高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走在了上学堂的路上。刚系上红领巾就恰逢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拉开时代的大幕，无数中小学校门只得为这些刚吃饱肚子正渴望填充知识的小精灵关上了，老师说，“文化”都“革命”了，还拿知识来干什么？

1967年至1977年，黄金十年，我们这代人在“停课闹革命”又“复课闹革命”，既“造反有理”又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运动中完成了最基本的国民教育，以毫无知识的“知识青年”身份“上山下乡”走向“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本以为此生注定当农民干工人终老而已，孰料改变吾辈命运的高考制度恢复。机遇摆在那里，就是唾手不可得。鄙人也算幸运，高中毕业就进了国有企业端上铁饭碗，然而要想进到高等学府实现儿时的梦想，就不得不参加文化补习班去补习最起码的基础知识以

备战刚刚恢复的高考，但因文化基础太差而屡试不第，败且勇战的结果是终于考上大学却选择了警界。

干刑警没几年，像样的案子没破几件，揣着想做福尔摩斯的梦想去上了大学，学成归来竟被组织选去做了媒体人——警界大报的记者。正冉冉升起欲夺普利策新闻奖之美梦时，又按组织要求接着做职业警察。以后在一级政府干了几年公务员，又回归警界重操旧业。如此几十年，命运如一蜉蝣随时代大潮沉浮，深感人生错愕，生不逢时，天不遂愿，慨叹往日不可追，诸多往事积淀而留在心头。

历经多事之秋，繁事横穿斜插，由不得你不改变人生之轨迹。历经胼手胝足磨砺、殚精竭虑努力，任由繁事穿插且伴随，此生注定平凡，但干事和干事之后的思虑却怎么也不平静。不平则鸣，不静则动。少不更事年代“旁逸斜出”诸事不说了，揣着良知循着常识好不容易“不逾矩”混过知天命之年，不知是哪根神经出错，竟不知天高地厚操起键盘敲起了小说，逆着写长篇、中篇、短篇，如今往前至少年，顺叙倒述正面说侧面讲那些曲里拐弯的故事，借助“文学艺术”修饰叙事，假故事里的人物之口，想说说自己肚子里的那点事儿。但是，写来写去，扯东扯西，砌字垒词，勉强成文，看上去洋洋洒洒几万几十万字，总觉得没吐出腹中那点意思，块垒依旧，骨鲠在喉，是有所避讳，还是遮遮掩掩，抑或是笔力不及词不逮意？

此生注定平凡包括了缺乏天赋的平庸。

如果把文学作品的高峰比作金字塔，把文学创作的精致比作象牙塔，曾经反反复复地想，不管怎么努力去写，穷尽吾之余生胼手胝足也难攀爬上金字塔顶，竭尽全力筚路蓝缕也难入象牙塔里。正因为写作是极个人的事，当然也难逃历史人文、世俗环境、科技进步以及经济社会发展诸因素的影响与渲染，仔细检

点，自己确实缺乏个人才情的积累和由此迸发出来的灵感。

因为缺乏天赋，因为缺乏天赋特质，所以干什么行当都业绩平平。勤能补拙，笨鸟先飞，倒是励志的心灵鸡汤，实际上鸡汤喝多了，添膘增肉，脑满肠肥，再勤奋的鸟也飞不高飞不远了。写小说写到山穷水尽真无路，编故事编到柳暗花明不见村，无奈、郁闷、苦恼以至于暗自椎心焦虑、跌足痛惜，一起涌上心头，人生当如心死。

然则物极必反，忽如一夜顿悟，抛却那些花里胡哨的装饰，扔掉那些残枝败叶的遮掩，真想大喊一声：何不直抒胸臆写情怀！不就是那么一点儿唏嘘、喟叹、感慨，不就是那么一点儿对世象的个性看法、郁结心绪的开悟、人生经验的积累，直截了当说吧，随手挥笔写吧，月落钩沉，不舍昼夜，终于从键盘上流出一溜儿散文、小品文、杂文、随笔，而后又一一见诸报纸、杂志、网站、微信公众号。

字之所致胸中意，无关风月抒情怀。本书辑录了近年创作的两个中篇小说和一些小文章。中篇小说《绝对关键》通过对曾刚这个职业警察生涯的叙述和描写，塑造了一个生动有趣活泼有余但“刑警感”极强的刑警。另一个中篇《一地碎心》则用一个进城农民工挣扎在进取路上突遭“奇遇”的变故，去揭示人性的底片上留下的东西。至于那些个短篇的小文章，信手写来，感时直抒胸臆，落笔不拘一格，竟然分不清体裁，只好将其归于随笔之类。

随笔不随意，直抒胸臆当真切。立意不够深远但针砭时弊，字词不够玩味但情真意切，窃以为此乃支撑一篇随笔好文能够立起来之四柱。“敢说真话”乃其中精髓，诚如马寅初所称“能言他人所不能言，敢言他人所不敢言”为第一境界，季羨林所言“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稍逊。至于吾等“犹抱

琵琶半遮面”的笔触能写出何等境界，自考量无不羞赧且惶恐不已。既如此，缘何还要写？此生注定平凡但却不甘平庸，好歹笔下之言“情真意切”且“合乎时宜”，尚可聊以自慰，亦可飧读者。

但愿文不负人，一任清风白云。

目 录

小 说

绝对关键

——并非逻辑颠倒的警察叙事 1

一地碎心 120

随 笔

我写《绝对意外》 241

笔之所至心之言

——写在《绝对现场》前面 245

韶华难逝 251

警察的“家国情怀” 257

经验·创新与全新 260

读书改变生命 263

诗话、词话与自话 266

纸字的坚守 277

给自己写一份悼词 284

母亲 291

学以“开悟” 302

整理人生 305

所谓成功 308

绝对关键

——并非逻辑颠倒的警察叙事

—

他习惯性地嘟起了嘴朝前努了努，对她所说的所有分析、判断和猜想都断然否定：“这不是问题的关键。”

“那，你说什么是问题的关键。”他老婆姜晓雅对他一口否定的态度极为不满，她已经给他分析了种种原因，也设想多种可能，费了心思也费了口舌，到头儿来竟被他呛了个憋在鼻腔打不出来的喷嚏，那个难受劲说痒不痒说痛不痛，“那好，你说说，问题的关键在哪里？什么都你行，什么事就你一口断金，你圣人啊，你？”

曾刚对他老婆的愠怒缺乏应该有的反应，反倒莞尔一笑，调

侃道：“好好好，老婆大人，你别麻脸，你一麻脸就真马脸了，还马脸变驴脸了。”

这“麻脸”在江城土话中有“糊弄人”、“佯装不懂”、“随时变脸”、“一脸麻雀斑点”几层意思，与“马脸”通假，触及到姜晓雅的痛痒之处。本来姜晓雅一张白皙的瓜子脸，配上俊秀的眉毛和杏仁样的眼睛，那黑白分明的眼神瞄上你两眼，漂亮或者勾魂摄魄说不上，但确实具有几分女性独特的魅力，尤其惹恼了她，她就会呜呜咽咽地哭，哭起来梨花带雨的模样让一个大男人生不出怜香惜玉都不行，格外惹人怜惜。就冲着这一点，起初还犹豫的曾刚才下定决心不遗余力地展开攻势，终于把她娶到手。

这“马脸”变“驴脸”一说，使姜晓雅破怒为笑，气氛又回到了温馨。她反唇相讥：“你这傻兵，文凭、学历、水平都没我高，还在我面前充高人，时时处处显得高人一等，凭什么呀？你这傻兵。”

这话骂人骂得直白，没“麻脸”一说含蓄，可骂得曾刚心里头舒服。她管他这穿制服戴大盖帽的警察叫兵，叫傻兵，还把兵拆开叫丘八，但都在家里叫，叫起来一点儿都不奇怪也不矫情。她出身书香世家，从小生活在校园，生活的轨迹就是读书、升学、再读、再升学，直到读完博士，自己都带研究生了，对校园外的世界竟然一片陌生，至于公检法从没打过交道不说，还闹出些笑话。有一次看见城管打人的视频，她在家大放厥词，说那些当兵的这么凶，空有一身本事不去打日本，而来打老百姓，算什么本事？曾刚给她解释说是城市管理人员，她说不是当兵的，还敢穿制服戴大盖帽，这不把社会搞乱了吗？弄得一家人哭笑不得。从此不再计较她管他叫兵，且叫来叫去还多了几分亲昵。再说曾刚什么学历呀，在职读的广播电视大学的大专班，后来推荐去上了中国刑警学院的本科，整个儿一草台班文凭，姜晓

雅炫耀学历但又不得不承认处处听他的，明着是骂实则是夸，他心头能不吃了蜜一样甜吗？

“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切肤之痛皮肉之苦熬炼出来的人生哲学不深刻都不行，这深刻是往里说，往外讲就是高，实在是高，高家庄的高。”曾刚笑得很矜持，但右手的大拇指翘得老高，暗自得意，“你那些哲学，书本上来的，就算力透纸背，也还是那么浅薄。”

你不得不服这个老警察的智慧或者说是狡黠，多么凶残奸诈的罪犯都会败在他手里，没点儿功夫行吗？虽然自己读书多，可人家实践多啊，读书也不少呀，她常常看见曾刚手不释卷的。想到这，姜晓雅释然了，笑笑，伸出一只手把他的右手握住，另一只手把他竖起的大拇指扳倒：“你厉害，你高人，说说你的高见。”

“倒也没什么高见，只是看问题得抓住关键，抓住了几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抓住了事物的纲，这纲里边还有一个核心，这个就是绝对关键。”曾刚从宜兴紫砂壶中滗出一杯茶水，给她面前的小杯斟满，“这好比泡茶，选茶、用量、选水、温度、操作手法几步都是关键，而绝对关键的是茶，其品种、品质才是喝好一壶茶的最关键问题，懂了吧？”

“别给脸不要脸，耍贫嘴。”姜晓雅呷一口茶在舌尖来回滚动，嘴里不知是咂咂舌品茶，还是在哼哼地表示不满。

别看这两人又是讥讽又是笑骂，其实感情不浅啊，所谓人间缱绻，并非只有耳鬓厮磨相濡以沫窃窃私语，而嬉笑怒骂男欢女爱皆能通达彼此灵魂深处才是爱情的最高境界，用曾刚的惯用语来说，两情若要长久日，深入灵魂是关键，而且是绝对关键。此论，两人彼此心领神会暗自默契，但谁都不会把这层薄薄的窗户纸捅破。

见他顾自品茶，姜晓雅又说：“你把这件事说得这么严重，

又给了多个选择，我给分析了不同选择的利与弊，说是宫大人想放弃你，都被你一口否定，我真想听听你说的绝对关键是啥。”

“别急，每临大事有静气，才是大将风度。”曾刚放下小杯，咕咚一下把茶水咽进喉咙，顺手点燃一支烟，丝丝缕缕的烟雾遮盖了他忧戚难看的脸色。

他从来不愿把自己悲怆难堪的一面展示给别人，哪怕面临再难的难题、再大的难关，他从来都没退缩过，想象中和现实里的他在别人眼前永远都是一个一身正气威武勇敢的警察，一个充满幽默、智慧、果敢和大无畏的硬汉形象。

这次，还能吗？毕竟这道难题出自他的上司，出自他上司自称能代表的组织。

看着他眉头紧蹙，忧心忡忡，但刚毅的线条深刻依旧且轮廓分明的脸，担忧的心又悬了起来，她想了又想，终于忍不住了，牙缝里轻轻溜出了一句话：“你，要当爸爸啦。”

“啊，什么？你说什么？”除了吃惊，他脸上的一切都褪去了。

“我，我怀孕了。”她怔怔地望着他，面无表情。

“啊。”只见他张大了口，不是缄默，是失语。

二

他就是冲着这形象或者说是怀揣对这种形象的憧憬，一脚踏进警营。

那时他已经端上了铁饭碗，响当当的国有企业工人。在那个国家计划一切的年代，流行一个尺度看人，一个主流标准衡量社会。国企工人绝对是一个令人艳羡的职业，国家通过组织当然包括企业计划包揽你的一生，从吃喝拉撒到工资、住房、子女入学到你自已以工代干、提拔、获得荣誉、涨工资，只要你自己不出

意外直到你拿着退休金到死。放眼一看，城市里等而下之的人不可谓不多呐，知识青年、大集体、街道乡镇企业工人，还有应该就业而无业可就的待业青年，就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为工资不高又没什么特权也并不吃香。警察在公众眼里的形象不是手抱一摞户口本在街头巷尾溜达与人不咸不淡搭讪几句，就是手里举一个马粪纸裹成绿色的圆筒站在马路边冲着行人喊请走人行道，或者坐在十字路口的岗亭里手工控制红绿灯让大马路中间原本就稀稀拉拉的几辆汽车走得井然有序，蓝色的确良警服宽大阔绰却总穿不出挺拔的身姿。

走在厂区，走上大街，穿着一身经过他母亲剪裁改缝过而显得十分得体的工装，他刚劲挺拔的身材和自信的神色会赢得许多人的青睐，用现在的话说，回头率挺高。心高气傲的他虽然也厌恶那个沉闷单调的年代，但心底里对自己能端上这“砸不烂，摔不破”的铁饭碗也不无庆幸，从同学朋友羡慕的目光里，尤其是遭遇好几个女同学的示爱中，看到了自己的得意和满足。

然而好景不长，自满的平衡被彻底打破，那是因为高考恢复，大学校门敞开，使全社会的年轻人都涌上那条公平竞争的小道，他那傻大黑粗的“铁饭碗”被冷落了，那份藏在心里的优越感不复存在了。曾刚虽心有不甘，但低头审视“腹中空空，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自己，只得再捧上书本吃“回头草”，也跟随潮流向往知识走进科学的春天。可命运不济，刻苦攻读了，熬更守夜了，连续三年参考均名落孙山。

他气馁，第三次去两路口看完市招办的录取张榜后，就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瘪在了谁也找不到的角落。家里人慌了神，四处找他，找遍了所有能想到的地方，就连小他四岁的妹妹也放下书包，扯着喉咙去荒郊野外寻找，但都无功而返，全家人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

第四天上午他回来了，除了衣裤粘上些草籽和泥土，人却是

精神抖擞还带了几分刚毅。一家人喜出望外，围着他又是埋怨责怪又是劝说安慰，问他这几天跑哪儿去了，他却一语不发。身为厂子里技术骨干的父亲劝慰他：“当工人，学好手艺，一样吃香，老子干到八级钳工，干啥活儿都硬邦邦的。非得要去考大学吃笔墨饭，考上怎么样？毕业又怎么样？还是得干活儿。”父亲又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小子，只要自己努力，什么活儿都能干好。”只有母亲最了解儿子心情，附耳悄声对他说：“我知道我儿的心气，我儿是个有志向有理想的人，选定了目标就会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再努力不气馁。”母亲的话沁入心脾，从未离开过母亲视线的他剜心切肺地动了情，眼泪无声流了下来。抹完泪，他只说了一句话：“妈，这辈子我一定会对得住你。”

其实，这第一次离家出走对他一生影响巨大，毕竟第一次经历生死考验，毕竟他平生第一次真正独立思考问题，自然也想明白了许多事理，有了自己的主见。他漫无目标走向大山深处的更深处，一心想去找一个无人企及的僻静之处了结生命。他觉着一而再再而三栽倒在大学门槛前，这一跤跌得很惨，不是狗啃泥，而是跌进谷底怎么也爬不上来了，前所未有的挫折，简直无颜面对家人、同事、朋友，特别是一直看好他的同学们。但是，当他胼手胝足爬上最高峰面对眼前的万丈深渊只差纵身一跳的刹那间，一只苍鹰扑展开强有力的翅膀哗啦啦从他身后腾空而起，从头顶掠过，嘎嘎啸叫着直击长空，迸发出生命的最强音，四周阵阵林涛哗哗袭来，鸟儿似乎就围绕在他身边鸣啭啁啾，他猛地一下子强烈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盎然生机和生命的强硬。不行，我不能这样悄无声息地走了，我是人，是大写的人，我做不了苍鹰，难道连小草小鸟都不如吗？与其这样轻易将生命投向死亡，不如拿我年轻的生命去搏取成功的希望，搏击而死，虽死犹荣啊。

这心底的一咯噔犹如醍醐灌顶瞬间涅槃，他退回脚步，一边行走坐卧在山涧林丛，渴了喝山水，饿了嚼草根，累了躺岩石，

听林涛鸟啁，看斗转星移，一边在自虐自责中苦苦思索人生，想到了知耻而后勇，想到了人必自立天助之，想到了孟老夫子那段经典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就是念叨着这段名言，他下山了，要“动心忍性”去面对该来的一切。

曾刚又开始了新的努力，这次真是以命相搏，除了上班就是在书本题海中作战。一个月后，惴惴不安的他同时收到两份录取通知书，一份来自江南师范学院，一份来自江南公安厅。

既喜出望外，他鄙视自己曾经有过轻生的念头，庆幸人生从此出现转折，又疑难不决，涉世不深的他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三

是上师范，做光荣的人民教师，还是当人民警察？家里人和朋友圈形成两种意见，各执一词，都在理，谁也说服不了谁，但他必须作出选择。

父亲说：“当老师，干警察，都是技术活儿，要干好必须要有匠人精神。”还是母亲的话最恳切最暖心，她说：“儿啊，老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这次选择恐怕是一辈子的事，你得自己拿主意。”她又说，“不过，我建议你去干警察。你看啊，这‘文化大革命’刚结束，被砸烂的公检法刚恢复，社会目前最需要的就是公平正义，干警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啊。”

教师这行他熟悉，但他鄙视那些不是园丁而是“嘴尖皮厚腹中空”竹笋似的老师，他怕误人子弟；警察这行当他不熟，但他从电影、小说里知道那是硬汉的角色，也是大智大勇的英雄。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新华书店第一批发行的中外名著中，他对《狄公案》《施公案》《福尔摩斯探案集》之类的侦探小说非常感

兴趣，捧上就不放手，当警察，就是想圆侦探梦。定了，干警察，破大案，缉顽凶，保社会安宁，他下定了决心。

父母亲送他上省城到省公安校报到，临别，母亲拉住他的手，语重心长地嘱咐：“儿子，记住啊，要干就要干好，最起码要像个警察。”他郑重地说：“这话我会记一辈子的。”

一年培训结束，曾刚被分配回了江城市公安局江中区分局。集中报到那天，分局政治处将新警分成两组讲入警纪律，几个小警察私下议论，这两组可能一组分派出所，一组去刑警队。曾刚望着全是陌生人的分局警察，一筹莫展，只得暗自祈祷皇天不负有心人，实现他想当刑警的愿望。

第三天一早，新警集中在会议室，整整齐齐地坐好，两个组开始拉歌，一首接一首，声浪喧天，气壮如牛，连天花板上吊着的日光灯管都震得微微晃荡。这时，走进来一个穿蓝色卡其布中山装戴灰色鸭舌帽的中年人，几个工作人员纷纷给他敬礼，曾刚还瞅见他戴了副玳瑁框边的近视眼镜，白色镜片后面的眼光冷静而柔和，心中暗猜他是分局领导。果不其然，歌声戛然而止，他走上主席台坐在了正中央的位置，负责人站起身介绍：“请分局戈元立政委讲话并宣布分配名单。”戈元立清了清嗓子，开口就说：“你们厉害呀，你们会变戏法呀，昨天你们还是老百姓，今天穿上警服就是一个个英俊年轻的人民警察了。好呀，你们精神抖擞，你们朝气蓬勃，你们就是江城公安的未来呀。当然，你们肩上的担子很重，知道吗？你们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开始恢复砸烂的公检法后第一批公开招录的人民警察，你们四十个新警全都是高中毕业生，在江城警察里算是知识分子哟，所以，你们任重道远啊。”厚重语气中略带调侃，别开生面的开场白一下子吸引住了这些新警。接下来，他又语重心长地讲了许多，讲了公安的传统和纪律，尤其讲了“生是公安人，死了埋进公安坟”那句当时公安民警最引以为豪的名言，直到把这群新警讲得情绪